

綱鑑會纂卷之三十三

理珣王世貞鳳洲編

南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遂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一年崩壽八十一帝佳

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于姦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為之相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讐而不耻由畏儒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鑑丁未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

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於應天府大赦改元

建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

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

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

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

光居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

取四方中漕運尤便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

濟州癸未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

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撒簾

城中火
光居天

藝祖興
王之地

問周漢
宗室分
封于字
內唐宋
則聚居
于京師

叅攷

按鶴林王露羅景綸曰建炎之詔事詞的切讀之感動益中興之助也

劉永新曰

康王前嘗為質於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輟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却還之泊宋

復遣王泰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托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於

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燃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唐宋則不

其利害
可得聞

與

問漢唐

未分封

利害何

如

高宗用
非其人

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沉於
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坑於龍興寺女真取宋而雅康王以
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於完顏亮無一人
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
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
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可不以此為
永鑑乎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高宗即位之初而用非其人則其初政蓋

可見矣

丁南湖南宋姦臣列傳以潛善與伯彥為首而伯彥之罪皆附於

不以聞而致社稷之南遷此所以為姦之首矣奈何高宗始終誤愛

卒使二姦之保全也噫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

太后遙尊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宋朝獨享母后之福

廟宗修

身齊家之效

邦昌如彥博故事

事

擬宋以李綱為

尚書右僕射

表

亂之主

劉時舉曰

前世嘗懼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賢獨享母后之福既宣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後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

固天意然亦祖宗修身齊家之效也

綱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

今安慶府

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叅決大事○

詔邦昌如彥博故事又加太傅

周德恭曰

邦昌僭逆法當誅討反加王爵果何以服天下乎高宗謀國垂刺至此雖後恢復其可得哉

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

先是綱再貶寧江

今江州

金兵

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

人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

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

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問在昔人君體此道者

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書法

欽宗時李綱為群小所沮抑即棄而不用故注宋終底於滅亡高宗即位即召李綱而群小不能惑高宗之明故能致其興復

然則賢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此為人君者奚可不謹於任用哉

王敬所曰

宋之失刑未有如此之甚者屈意邦昌不能乘時正其僭立之罪再容姦黨不清左右不忠之人而隱忍瞻昧徒爾

異慢識者知其不能有所為此李綱所以有英哲之勸也僅得一李綱輒以其廢用餌金人無怪乎摧越海隅偏安蕞爾胡銓目為小朝廷其端兆於此矣悲夫

編

以吕好問為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請應天帝勞之

曰宗社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

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正宜含垢繩以王法懼者眾矣綱乃止

書法

好問雖賢常受邦昌偽命觀其答李綱之言要亦為已之說耳君子奚可不慎終於始哉

修正宣
仁皇后
事迹

元祐開
災興之
運

郝仲連
不屈而
死

論靖康主和誤國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梈耿南仲等於遠州

詔脩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迹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言章惇蔡卞初欲

去元祐之人變元祐之法慮元祐之人後用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

劉時舉曰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

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災興之運哉此宣仁之

功也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權

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

子致厚皆不屈而死○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輿復

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以蠟書
募河北

兵
張所聲

振河北

河東河
北六丁

帳本

張所言

還京五

利

綱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鑑靖康中所以蠟書昌圍募河北兵

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以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

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

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

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

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

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

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

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奸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

貶所

張所列
于方召
御寇

李綱忠
義智勇

張時泰曰

張所列陳還京五利而不欲南渡者其識見高遠自李綱宗澤而下皆莫能及實中興之良弼也惜乎高宗志於苟安反罪所而用潛善卒致中興事業不能比跡周宜光武者厥亦有所以也

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

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于天聽

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

謂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

問李綱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
以十事黃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土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也
進高宣
目比姚
曰議巡幸
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

學議者又次之皆當詔

三曰議赦令

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傷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極宜

宋璟之盡復官職皆汎濫不

四曰議僭逆

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

所及果垂戒

五曰議偽命

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傷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

可見與萬世

足罪宜放之
六曰議戰謂軍政外廢士氣怯情宜一
七曰議守謂敵情

以勵士風
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
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
九曰議

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
十曰議脩德謂上治曆天命宜

副四海之望
而致中興
盟曰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

李綱自
比姚崇
張時泰曰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史稱姚崇宋璟

李綱宋
璟之流
為開元賢相璟之剛直過於崇觀綱之節操乃知為宋璟

之流非崇所及也况當南渡之時幾潤金人之吻綱於此時一有忠
謀即為姦佞所阻觀此則知其事雖於璟多矣

治僭逆罪安豈張邦昌於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以所議僭逆偽命

三事留中言於帝曰三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

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樞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
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

李綱以
所詩二
事留中

二事今
口政刑
之大
問李綱
以春秋
之法斷
僭逆何
如

氏邦昌乃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秋之法入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衆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旣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也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

奏貶邦昌安置潭州併安置受僞命臣僚王時雍吳玠音堅莫壽孫觀等

秦攷

春秋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弗得公欲殺盾盾奔未出晉境盾弟穿弑靈公而迎盾盾復國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

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賊亂非子而誰

贈劉幹為資政殿大學士李若水為觀文殿學士詔諸路訪死節之

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

死義者在內惟劉幹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又贈

安國延康殿學士

周德恭曰

李若水等或特立不屈或挺然不臣從容就死僅若毫芒然而節義之道風化所關固非等閑比也至是書贈其官

訪其名者所以見當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許浩曰

李綱為相而斥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幹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取為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為忠以是

李霍從容就死

節義風化所關

以李綱
兼御營
使

李綱經
理規模

李綱經
理兩河

兩河國
之原蔽

致王夫何難乎綱甫爲相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在之中興可立
俟也乃惑於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綱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速靖康間遠甚然而

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
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
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
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
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
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
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
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潞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爲

問李綱
經理之

議與宗

澤留守

之計何

如

宣諭不

忍棄兩

河意

傳亮習

古兵法

傳亮可

為大將

宗澤留

守之計

朝廷守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慰撫之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

人之困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

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

之意有能復一州全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

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

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傳亮薦焉亮

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表用之綱又立團結之法使軍民五相應援

呂東萊曰

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推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

進則當王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

讐耻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宋高宗

皇子勇生大赦○**綱**李綱言登極新恩獨遺河北及勤王之師無以

勸忠義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金人圍守諸郡之

兵往往引去○**綱**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綱遣宜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綱**初黃潛善白遣雱為所請使

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

晉劉琨每枕戈待旦志欲討逆春秋異擊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後勾踐及國懸膽

於坐臥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以無忘會稽之耻

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

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

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遂命綱草表以雱為使奉表以往且

致書于粘沒喝

今日正當枕戈嘗膽

奉表通問

綱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慤為計度都轉運

使帝為天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
不閱月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

唐人澤
翁遺意

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請因唐人
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

前此言
民兵者
皆莫及

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
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
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呂好問罷知宣州○侍御

史王賓論好問嘗汚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
人賫帛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

呂好問
受賢者
之責

人比也好問自慙方乞退罷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
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昌圍賣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
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淵聖皇帝渡白溝

白溝河在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宋與遼以此為界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

叔夜義
不食粟

死之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粟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

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桌孫傳後從

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

丁南湖曰

道君節義之臣惟平宋江則戰功之

張叔夜其最乎忤蔡京則直氣之素定素立茲與金力戰不見而從其君以死

不亦死之當乎宋史不以為其傳多見史氏之不知類也

忠義之魁顧以孫傳聶昌之流而並列

呂氏中曰

金再犯關勤王之義已足稱北遷之

師一無至者張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後義不食其粟及入境聞過界河扼吭

叔夜孤
軍入衛